

孟子文說

孟子文說卷七

邵陽康濬百川手訂

第七篇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
矣。知一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行一殀

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二句分承而所以立命、
語氣却一串

也。總承知

天事天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注是故知命者

不立乎巖牆之下指實盡其道而死者正命

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補註正字又添一筆

命者作分消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

也求在我者也正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

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對面兩邊說來

主意欲求諸外者

求之我是兩
扇分輕重格。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仁之全
理渾然。

反身而誠。

樂莫大焉。

托一

強恕而行。

求仁

莫近焉。

主意
在此

欲人強恕求仁
耳說來極曲折。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

實指
其病

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慨歎而
結之。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

斷

無恥之恥無恥矣。

粘無恥字作拘語。最雋永耐人思。
後來子書大都皆摹仿此種句法。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當頭爲機變之巧者。

無所用恥焉。

正爲此種人說看無不恥不若

人何若人有。

回應大字意。與上章結句有反正之異。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引起安頓古

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正故

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

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正寫樂道忘勢筆意與拆是對不知賢士

身分而欲臣賢士者說乃孟子自道語。孟子正以古誼自處者也。

孟子謂宋勾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曰何如斯可以囂

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賢矣

一句已盡大旨故

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是尊德樂義之實窮達字承上知不知說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

望焉

得已不失望可以
賢賢之意已透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

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

又引來古人作實証窮則獨善

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再申說二句是致決之詞何不囂囂之有尚有

知不知
在念耶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

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是勉人為豪傑即將豪傑字安在人身作鞭策

之詞猶言果是箇好的自然能興何待文王不是論凡民豪傑品第言外方勉人也上下

文勢作回環
順逆之筆。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

附字字法好人如於此當何如

其自視歔然

不惟不滿而溢且則過人遠矣

過人一層
遠一層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

雖死不怨殺者

使民不怨殺民不怨恒語耳。即口以道云云亦猶老生之

談也。偏以佚勞生死字上

下闢色便覺骨節珊珊。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

如也

以霸者之民引起王者之民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

庸民曰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實寫王民之皞皞

夫君

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方就

王者身極力寫其感人入人之妙正是實際

先從民說後補寫王者是倒跌宕章法若順叙

來則意豈曰小補之哉仍繳霸者

致索然嚴整之至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

如善教之得民也

從仁言透到仁聲又卽善從仁聲分出善政善教

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

民心

實發善政不如善教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

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知良能孟子辨論

孩提之童無

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指親親仁也敬長義也

從愛親敬兄指出仁義正見仁義爲固有

之良是一無他達之天下也。恐人不以為然。章主意。即同然者指點

之。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

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憑空作翻及

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

能禦也。跌轉有力，形容聖心處純用影喻語，正是孟子想像摹擬神理。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

而已矣

語亦
拗折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恒存乎疢疾

爲處

疢疾者發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

故達

卽孤孽作指証上層語意尚虛此處操心慮患二句補出實際是其所以然之

故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有天民

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

正已而物正者也

四等一節高一節着眼四有字正是從渾同中爲人

指明

口氣。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提出

君子三樂而以常人所

最樂者作倒幹之筆。父母俱存兄弟無故

一樂也

天倫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

也

誠身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傳道

之樂

。三樂天然有。次第倒亂不得。君子有^①三^②樂而王天下不與

存焉

收足便見三者實在
可樂無待乎王天下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

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

焉

兩層遮
出所性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

不損焉分定故也

正言
所性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

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

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此則所性之分定者也。特用補筆寫足。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
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
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

西伯善養老者

叙來是文王善養
老仁人以爲已歸

天下有善

養老則仁人以爲已歸矣

寬一筆結出
勉天下意

五畝

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

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
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

無飢矣。

將補叙文王養老之實。却不徑從文王說。且泛言養老之政。純是運實於

虛之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方勒到制其田里

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

數語總括上文五十

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

餒。

又提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一筆

拍合。實處上文既已從空鋪排。此處只用指點便醒。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

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叙來祇是箇足字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

憑空提筆突起一峯

聖人治天下使

有菽粟如水火

遙接前文

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

不仁者乎

落到仁字是推進一步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

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

爲言

聖道至大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

光必照焉

聖道有本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

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學者進道貴乎有序。通

篇俱用喻說。文致遂爾。愴迷離。不可思議。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

與

分。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與舜分。上且

各各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

合併一較。點醒主意。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

也。執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執子

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執猶

一。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道字是定盤星。聖賢之道。仁義中正。其中自有一番通權達變。百措咸宜之妙在。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

正也。飢渴害之也。口腹有飢渴之害。豈惟口腹有飢

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從口腹起人心。人能無以

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此飢渴之

害。卽作飢渴之害看。正是借來點醒之詞。註換作貧賤字。殊失語妙。此節勉人一章正意。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柳下惠聖之和者。此

却表其介。不以三公字是加倍法。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

貴要其成

掘井九仞而

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卽就掘井說却用反發蓋對自棄者言不及泉

爲棄井掘至九仞不及泉猶爲棄井一筆兼兩層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

有

湯武身之也

有

五霸

假之也

非

有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是

歎之

詞亦喚

醒之詞。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放太甲於
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
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
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不論事而
論志分消

燕快孟子恐後世之爲莽操
者以伊尹藉口故以此防之。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
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

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比耕不素

餐兮孰大於是結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以尚志爲事二字盡

一章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何謂尚志問尚字意

居多仁義正言所以尚而已矣者正恐問者有不足之意而暗消之此句提起下乃申言之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兩非字卽是體士之志居惡在仁是也路惡說不爲意已在其中

在義是也。

不爲不仁不義所爲定在仁義八句一反一正上下連看此正尚志

實

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結明事字仁義爲士之所以尚

其志尚志卽爲士之事非以事指後日言此刻只空空一箇志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

只一小字下語尖酸

人莫大

焉亡親戚君臣上下

大端差矣兩層文法順逆廻環

以其小

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人但知仲子能不受不義不知仲子廢倫孟子

一邊斥其爲小。一邊推其爲大。抑彼伸此。作喚醒之詞。真嘹亮動聽也。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

如之何。

問得奇剏。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斷定。

然則舜

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分消清楚。有所受是寔際。臯陶所難在爲士。偏就爲士。說箇公該。然則舜如

之何。

於臯陶邊著舜不禁一難。此句卽從舜惡得禁轉來。體裁似截似對。而語勢却

自一串注下。蓋儘臯陶一面圓足。則舜曰舜之所處愈難。大意又似逼拶舜一邊去。

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棄天下逃已說盡矣，更加一句妙極。棄未必能忘，逃未必果樂，樂矣忘矣，亦未必其終身補苴不留滲漏。舜所難在爲天子，偏將爲天子說箇冷淡。此章議論奇闢，不必有其事，不可無其理。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

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

眼見王子口中却不提破，正是偶然有觸。

神夫非盡人之子與。

開宕

王子

方說出

官室。

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醒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折出廣居方見主意

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証

筆局便
不迫足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引出敬字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敬尤貴恭乎有寔

敬而無實

折醒當時諸侯大率如此

君子不可虛拘

說得斬然

虛實

字應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

人與聖同

惟聖人然後可以

踐形

盡性則踐形常人都虛負官骸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期之喪猶欲於

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

徐徐云爾

婉妙

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寔際

王子有

其母死者其傳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
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
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
此層
又是塞
實之法。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提有如時雨化
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
艾者

叙。一教字分作化字。成字達字答字淑艾字。此五者君子之

所以教也

繳。是令人隨在領取口氣。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

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

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弄不爲拙射

變其穀率

先用借筆指點

君子

方入引而不發躍如

也

似難知寔易見何至如登天之不可及

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甲字緊拘上立字從

子正點對他使字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

殉道

只一殉字道與身循環不離

未問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殉人則失身矣而道亦不成爲道此章正對此種人說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

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

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

泛論立案

皆所不答謂但有其一卽不答

滕更有二焉

勒醒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處於所

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待人。二者其進銳者

其退速此太過之弊。兩扇前扇又白爲對。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

仁之而弗親倒綻親親重而仁民仁民而愛

物順推而下。自是正文。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

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各有所急。堯舜之知而不

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

也。指證明白。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

也。此知務者。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反足。

第七篇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喝。明仁者以其所愛

及其所不愛。視。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

筆。

愛。

主筆。從不仁者立案。下文方就梁惠王申說。

公孫丑曰何謂也。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

所愛字點睛。以土地及民以民及子弟。意分兩層而歸重在後層。是之謂以

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回繳。仁主於愛愛莫先於所親。尚得謂

之仁。

否。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

括盡春秋書戰之旨。

彼善於此則。

有之矣。

以善字換義字。有字剔無字。總是足上之筆。

征者上伐下。

也。敵國不相征也。

無義戰之所以然。却又找不到妙。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虛冒而起。

吾於武成

取二三策而已矣。

入題。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

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此纔是立言大旨。恐

世之好戰者以武成藉口。通章層次由虛而實。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排倒善陳善戰起
好仁大旨已經說盡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

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

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

稽首

引來湯武証
明好仁無敵

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已

也焉用戰

承湯武推出好仁所以無敵回消
不用善陳善戰意收足通章起

段先駁善陳善戰後跌出好仁無敵以下却
先申好仁無敵後繳焉用戰用筆亦上下回

環。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能不能叫應見不
必概望諸教者。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
爲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兩
文勢互映。不終身而若終身。是攙向後去說。
非固有而若固有。是坐向來說。兩若字着
眼。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提起殺

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

承重字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閒耳。斷爲自殺令人凜然

全從上兩亦字决出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

將以爲暴。古今彼此比較亦猶尋常文境妙在只拈一暴字而以禦字爲字倒

換語意十分尖穎亦十分透快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不過勉人盡道耳偏粘妻子作搭過一層語便曲折

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邪

世不能亂

以周於利剔周於德亦通以所明之意而字句廉厲實後來子書之

濫觴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

簞食豆羹見於色

簞豆之於千乘渺矣見於色者以名不存而忽之正

東坡所謂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今人大率如此。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

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三項平列。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

下未之有也

當時七雄兵爭皆欲得天下。斥言不仁。令他絕望。以上句倍下

句見天下大物。比不得三卿分晉。陳氏篡齊也。萬不許再夢舊夢。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此爲時君撫有社稷

自重而賤民者。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發三句先提清。

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申民爲貴

倒足上一句。是說民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申

貴而用君作互筆也。

爲輕句粘社稷說。蓋君之自以爲重者以

其爲社稷主也。故偏卽危社稷變置言之。犧

牲旣成粢盛旣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

則變置社稷。申社稷次之句。又粘民說。變置

社稷君遽說。申處却抽社稷於後。蓋本意原

重君民對較。社稷句自是中間補墊之筆。故

不復捭承而倒繳之用意既有輕重。布局遂爾參差。是文字定該如此。至於三項平列。尤以民爲貴。句爲主。說君說社稷。都足重民一邊。不可作印板樣看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

先提唱聖人師百世。後指出夷惠是贊歎慨想神理。故聞伯夷之風者

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

敦。鄙夫寬。

且就夷惠作寔寫之筆。

奮乎百世之上。百世

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

振筆激醒師百世。繳明聖人極抑揚感喟之神。起用。倒入承用。順叙亦是回環文法。而况於親炙之者乎。轉進一層。遙情勝致。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叙去父

母國之道也。注去齊接漸而行叙去他國之

道也。注遲速不同同準於道。父母國他國分消了然。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

也推原其故若
爲惋歎者然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

茲多口

詞意妙絕不粘貉稽只泛泛就士詩說排解之意勉勵之意兩下俱到

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

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引孔子文王作証孔子文王是士之極品妙在

不從孔子文王寔叙如何多口倩來他詩輕輕拍醒如靖爽之點水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

昏使人昭昭

雖卽明新道理而字法句法別開新徑亦是子書意味不肯一

字襲人牙後慧也。四句不平看上二句似爲下二句立之準。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

路爲閒不用則茅塞之矣憑空設喻幾今茅

塞子之心矣勒醒。大意斥高子不用心耳。然但云心以不用而錮蔽老婆

話耳。偏作此奇拗語。令聞者爽然。觀此可悟推陳出新之法。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

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

力與

淡語點醒對執迷人說話自應如此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

不可復孟子曰是爲馮婦也

不從自己呆說一筆架之前人

此移堂就樹之法

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

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

士者笑之

但叙馮婦事不更勒歸自己而復發棠恐人笑其不知止已於客位

點醒神致

最閒冷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

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坐寔性字

有命焉用命字轉君子不謂性也駁過性字仁之於父

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

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坐實命字有性焉

用性。君子不謂命也。駁過命字。只性命二字。各有輕重。而對待說

來。却又回環互根道理。穩愜筆法亦復奇警。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

也信人也。斷定。然且虛。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

謂善有諸已之謂信。說實。二是正文。充實之謂美充

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

不可知之之謂神。四是連及。樂正子二之中。善有餘信。

不足此四之下也。美大聖神則未
句正繳。然拖筆了前語。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

受之而已矣。正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

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斥今人作反掉喻語生新。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先提

明征賦君子用其一緩其二。此是取用其二之法。

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取之無度則民受其害又用反

筆作
發揮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綱土地人民政事

目。寶字

下得奇是從寶珠玉來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此章原對寶珠玉者

說上是正論下乃掉轉而以殃惕之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

且不說所以然

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

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天道也

三句須、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即不見殺其
翻轉看、足以殺者自
在、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
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廖也曰子
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
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
已矣有求教之心未必無苟且之行。其疑
從者雖不當而有當於聖賢立教之旨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

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已極

曉暢

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

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更指實言之。整整

兩層大意已盡緣穿窬之類多端故下文又抽說。文章篇法貴奇偶相錯短長相間如檻外花枝高低互亞方參差有致必對待到底則是蝦鬚兩股有向姿態

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一層全是搜說

看無所
往三字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

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

類也

又一層搜括愈細不說到充上只說是皆穿窬之類便佳是爲人指明口氣文

法又

變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

者善道也

善字重在近約邊此段且懸空起論

君子之言也不

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就君子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
指寔說。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又從常人反發用語
新穎單說不善道不
併說不善言亦
是有意剪裁處。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同是聖人
分出性反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
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
非以正行也。寔寫
性字。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寔寫反字。上段文勢繁，下段文勢簡。上段四也字與下段而已矣字呼吸相應。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大人巍巍

極矣乃云勿視而藐之奇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

此巍巍者何王之制

我得志弗爲也

一弗爲

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

此巍巍者何王之制

我得志弗爲也

二弗爲

般樂飲酒驅

騁田獵後車千乘

此巍巍者何王之制

我得志弗爲也

三弗爲

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

總攬上文

在我者皆

古之制也。

跌出自
已身分。

吾何畏彼哉。

何有於魏
而畏之。不畏

何不藐申。

說盡情。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

欲。

一句
道盡。

其爲人也寡。

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申

其爲人也多欲。雖

有存焉者寡矣。

反一
筆。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立

公孫丑

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

問得
蹊蹊。

孟子曰膾炙哉。

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

棗

方始說明卽以膾炙伴說

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

一

獨字打破疑團其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

爽利直如哀梨并剪

名所獨也

証得切當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

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

士

案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

獯乎。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正解

一筆敢問

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

子之所謂狂矣。

實指其人

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

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

焉者也。

詳言其是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

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

補言思獯者以孔子

語中帶出環者字也。以上
總發明孔子之所以思狂環。孔子曰過我門

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

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又一案曰

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

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

斯世也善斯可矣闒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

也申寫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

鄉原

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
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
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
不可與人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申解
賊德孔

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
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
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

也。申解過門不入之不憾。以君子反經而
上發明孔子之所以惡鄉原。君子反經而
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反
則不患鄉原而可得狂狷矣。此孟子欲傳
道於來世儼然以孔子自命也。思狂狷之可
與惡鄉原之亂德。終以反經自是正本清源
之學。前兩項對舉。末一段雖是承鄉原段說
下。然至庶民興世無邪慝。自可得狂狷以傳
道。神理要是總收通篇也。通篇本是寫自
己意思。却借問答都駕在空際。
着而不着。亦其用意構局之妙。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

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
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
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
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
子則聞而知之歷叙羣聖相傳之統爲下文起步由孔子而
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
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蹴得起然而無

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明明自任。却說無有。何等神理。上一章是欲傳道於來世。此一章是欲繼往聖之絕學。一生本領於此畢見。一部文章亦於此收足矣。

孟子文說卷七終